

大的财产了。从赵氏被抢案和赵氏产权案，不难看出在国难当头之际，赵欣伯敛财知多少了。

我所了解的吕荣寰

金名世

吕荣寰，字维东，1890年生，辽宁省抚顺县人。其父以农为业，有土地三四十垧。吕荣寰在民国初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因急于求成，只念了二年，就报考当时的一些国立大学，结果是名落孙山。事出无奈，又跑到南京，投考江苏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念了三年，好歹对付毕业了。

毕业后，他与亲密同学王绍先在沈阳租了李氏老头三间房，开办了律师事务所。王绍先小有才气，长于文笔，而吕又能说善辩，两人挺合手，合作了几年，直到王绍先在吉林省森林局长李铭书那任了科长，吕也当上了议员才散伙。

吕荣寰这段律师生活赚了不少钱，当时正值奉天省议会改选，他就回到乡里大肆活动，奔走拉拢、联络运动，对有选票的人，不是请客，就是送礼，千方百计，把选票拉到手，由律师一跃而为省议员，从此他走上政治舞台。后来吕荣寰又由议员大肆运动竞选议长。与他竞选的是杨宇霆支持的李端，双方不相上下，杨宇霆派宪兵监视选举，以期帮助李端选成。但手段高妙的吕荣寰，在压力下顶得住，竞选的结果他当上了议长。而杨宇霆大力帮忙的李端，只因四五票之差，闹了个副议长。吕荣寰当上议长后，有了政治资本，于是他就大显身手，进行活动。按旧社会的逻辑，当上了官，必先拜客。吕荣寰当上了议

长，当然是要利用拜客的机会，抓住几个当权派。要拜客必先拜访张作霖，要拜张作霖必先拜访杨宇霆，因为杨宇霆是张作霖的总参议，但杨在议长竞选中和吕荣寰唱了对台戏，对吕荣寰恼羞成怒，极为不满，对他的拜访，当然要施以报复手段。所以吕荣寰一连拜访了16次，均被挡驾。一攻一守，双方对垒。但是吕荣寰毫不灰心，结果第17次杨宇霆给见了。据丁超讲，当第17次去见时，还是杨宇霆的部下说，吕荣寰已经来16次了，再不给见也太不好意思了。于是吕荣寰才得以和杨宇霆见了面。其实这是吕荣寰用金钱把杨宇霆的部下都买通了，用里外夹攻的办法，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吕荣寰见了杨宇霆就连拍带捧，百般奉承，大肆恭维，把这位总参议闹得蒙头转向，终于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后来他又与实力派人物张作相师长拉上了关系。吕荣寰即搭上了巡阅使的红人杨宇霆，又结识了东北实力派的张作相，所以，总参议的门庭、张师长的公馆，便留下了吕荣寰的足迹，从此以后，吕荣寰在东北头角渐露，声誉渐起。

民国12年（1923年），苏联向奉派首领张作霖提出签定中东铁路协定的问题。张作霖对于代表的人选很费踌躇，最后张作相推荐了吕荣寰，经张作霖同意，遂派吕荣寰为代表，赴莫斯科与苏联代表会谈。1924年9月，奉俄双方在奉签订了《奉俄协定》。大致为中东铁路，仍由中俄共管，最高权力机关是中东铁路理事会，正理事长是中国人，副理事长是苏联人，理事两国对等；监事会正监事是中国人，副监事是苏联人，监事也两国对等。铁路督办是理事长兼，当然是中国人。中东铁路局正局长是苏联人，副局长是中国人。下设十六处，正处长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苏联人，仅路警处正副处长全是中国人，护路军是中国军队，总司令是中国人。张作霖认为吕荣寰签定协定有功，遂派为中东铁路中国方面的首席理事，接替袁金铠。不

久吕荣寰又被提升为理事长，1927年6月任中东铁路督办。铁路督办是个肥缺，所以吕荣寰藉此发了财。据他自己讲，在黑龙江省朱家坎，置了很多土地，在哈尔滨还有许多房子。他喜欢油画，不惜重金收藏。买意大利名画家的油画，每张都花了几万元。吕荣寰不但收藏了大量的油画，还收藏了很多古董。伪满垮台前，他当待命大使，时常在家请客，客厅里琳琅满目，周围全是油画和古玩。古语云富润屋德润身，而吕荣寰德未润身，富已润屋，足见搜刮来的钱财不在少数。

民国17年（1928）底，东北挂了青天白日旗，南北统一了。大事都得听从南京蒋介石的命令，中东铁路归东北交通委员会管理，交通委员会又归南京铁道部管辖。善于钻营的吕荣寰，于是舍张学良而巴结蒋介石了！吕荣寰藉个理由，出张南京，由铁路作引线，见了蒋介石。他对蒋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中东路就应交还中国，如今南北统一，即应收回中东铁路。他还说：“我代表奉方与苏联协商奉俄协定时，到了俄国首都莫斯科，看到革命后的苏联，土地荒芜，厂矿废弛，两个兵使一裸枪，服装都是破旧的，靴子掌了又掌，没有什么实力。我们如果提出收回中东铁路，苏联即得交出，是毫无疑问的，机会不可错过，请委员长度量行之”。蒋介石对吕荣寰大为赞扬，并囑以后按约章办事，不得示弱。其实蒋介石的本意是想把他的嫡系军队开入东北，占据东北地盘，解决张学良的实力，此借刀杀人之计也。吕荣寰的话，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吕荣寰回到哈尔滨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了，扬言苏联利用中东铁路宣传赤化，想要侵略中国。于是利用警察监视苏联职员和哈尔滨总领事馆，今天搜查，明天逮捕，甚至押解出境。最突出的是将当时的苏方正局长叶穆沙诺夫逮捕并押解出境。

苏联见中国方面强横，便在中东铁路两端国境地带增兵。蒋

介石遂命令张学良筹划防俄。于是张学良发布命令，分东西两路防线：派吉林军增防东路，任丁超为前敌总司令；派黑龙江军增防西路，任梁忠甲为西路前敌总司令。张学良又把东北军编成两个军，任王树常为第一军长辖甲种国防混成旅和骑兵第一师（师长郑泽生），王树常驻哈尔滨，郑泽生驻密山，任胡毓坤为第二军长，辖甲种国防混成旅（旅长韩光第），援助黑龙江，胡毓坤驻齐齐哈尔，韩光第驻扎兰诺尔，梁忠甲驻满洲里。

这时，中苏边境有一触即发之势，苏联驻哈尔滨梅领事，乃见张作相，提出：中国方面宣传说苏联又贫又弱，不堪一击，司令长官可以派人到满洲里十八里小站去看看。于是，张作相派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前滨江道尹兼交涉员蔡运升往十八里小站参观。蔡运升到时，苏军举行阅兵式，苏军队伍异常整齐，武器精良，各兵种应有尽有。蔡运升回来后向张作相作了汇报。张作相和张学良本无心开战，但弓已上弦，势难制止。这年10月，东路苏军轰炸了绥芬河的吉林军炮兵阵地，出动了四个骑兵师，占领了东宁、密山；海军攻击在同江的中国江防舰队，将江亨舰击沉。11月17日，西路苏军以强大的兵力，奇袭扎兰诺尔韩光第的国防混成旅，突破阵地，用马刀砍死守兵。当韩光第接到报告时，跳墙正酣，纠合部队仓促应战，行至中途，被苏军打死，前敌司令梁忠甲被俘，军队被缴械，这场中俄战中中国军队被打的落花流水。可见，吕荣寰的苏联没有实力、不堪一击之说，纯粹是自欺欺人。这时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欲开入东北之言传，则甚嚣尘上，张学良才恍然大悟，遂大骂吕荣寰，并立即将其撤职，同时派蔡运升到伯力议和。吕荣寰本想藉机升官发财，没想到却是丢官撤职，弄巧成拙。

“九·一八”事变后，吕荣寰在家无事，又寻机待起。1931年12月，日本大特务头子、关东军部附、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

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一天他的私人秘书鲍观澄来找吕荣寰。鲍观澄是北洋大学毕业，英语较好，1922年任张作霖顾问，1923年任上海电话局长。后来给张学良当咨议，张学良派他向外国购买军火，因他私自赚钱太多，被张学良查出，1930年押在沈阳模范监狱。“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得知鲍观澄在押，把他要出来，任为私人秘书。土肥原升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时，把鲍观澄带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后，鲍对土肥原说，我有个朋友是前中东铁路督办，叫吕荣寰，我可以住在他家（其实他二人素不相识，更无交情）。得到土肥原的应允，于是鲍观澄到吕荣寰家述其来意，吕荣寰一听特务机关长让鲍住他的房子，知道是不能拒绝，而且考虑到拉上土肥原将来就能当上大官，而要拉土肥原，鲍又是一条很好的引线，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当即慨然应允，并且花了3000多元钱为他置办服装。卒因鲍观澄的引线，吕荣寰巴结上了日寇大特务头子土肥原。

土肥原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不久，即向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提出成立哈尔滨市政筹备所，任鲍观澄为筹备所长。1932年鲍观澄被任为伪满驻日代表。吕荣寰即由土肥原和东省特区最高顾问平田的推荐，当上了哈尔滨市政筹备所长。外面风传吕荣寰花了20万元。1933年哈尔滨改市，吕荣寰又当上了伪市长。

吕荣寰因为有土肥原和平田这二个后台老板，所以1934年11月又被任为伪滨江省长。他当上省长后百般献媚，向日寇讨好，谋取日寇欢心。1935年5月，伪满内阁改组，伪总理大臣郑孝胥下台，张景惠由参议府议长升上伪国务总理大臣，吕荣寰由伪滨江省省长一跃而为伪民政部大臣。此后吕荣寰多财善贾的技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直接和关东军司令部当权人物拉上了关系。在1937年伪满内阁再次改组时，吕荣寰由伪民政

部大臣转任伪产业部大臣。他在任期间曾到日本东京朝觐，并通过东京放送局发表讲话，说什么满洲气候如何良好，土地如何肥沃，有待开发，欢迎日本大量移民来满洲开拓。他在日本大出风头，想使日本朝野人士都能知道他，以便爬上更高的位置。吕荣寰后来又由伪产业部大臣转任伪民生部大臣，1941年转任伪满驻南京大使。1944年调回为待命大使。他调回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吕在南京时，极力拉拢日寇当权派，想当伪满国务总理大臣，老奸巨滑的张景惠听说吕荣寰要顶他，乃与日寇军部联络，于是把其调回。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2日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政府迁到通化大栗子沟（是东部山岳地带，与朝鲜隔江相望），行前，举行一次国务会议，拟定张景惠等多数伪大臣，随同溥仪往大栗子沟。我当时是伪厚生部大臣，留到伪新京处理善后，于镜涛任伪新京特别市长兼首都警察总监，留下维持伪新京的治安。被留下的还有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待命大使吕荣寰，以及自己熬成的伪司法部大臣阎传斌。当时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建议说，政府迁往通化，家族尚在新京，总得有安置。武部六藏慷慨答应，开完会每人发给3万元钱作为安家费。

伪满政府迁走不久，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吕荣寰认为靠拉拢蒋介石才能站住脚。于是，他拉拢伪满各大臣和旧官吏，在他家开会，并且派金振民、尚喜文四处奔走联系，筹建治安维持会。吕荣寰到我家，要我参加委员会。我对他说，政府让我办理善后，我不能参加别的组织。金振民也到我家几次，我也没有答应。后来委员会组织成了，吕荣寰自封为委员长，蔡运升、于镜涛都是副委员长。吕荣寰组成了伪治安维持委员会后，向重庆广播说：东北已经成立治安维持委员会，以维持现状，希

望中央赶快派员接受。并对市民广播，希望大家安分守己，静待中央接收。但为时不久，张景惠带领伪大臣和议长们从通化回来，在电台发表了溥仪退位诏书。到家后听说吕荣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且当上委员长，拍案大骂吕荣寰不是东西。于是找我计议将来的事情。我对他说，日寇投降，溥仪退位，东北大局无人负责，最好由你召集大家研究维持眼前局势的办法。张景惠同意我的说法，第二天在伪国务院召集伪大臣参议及地方士绅多人。开会讨论，吕荣寰也在内。经大家研究一致同意成立东北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一致拥戴张景惠为委员长，各伪大臣、参议都是委员，武部六藏为顾问，而自封为委员长的吕荣寰为委员了。张景惠当上了委员长以后，也向重庆发表了广播讲话。

1945年8月19日，苏联军队进入长春，长春市的治安当然由苏军来维持，而治安维持委员会，就有名无实自消自灭了。8月31日苏联驻长司令加尔洛夫，派人到张景惠家，让他召集伪大臣和参议府议长等，同到司令部开会。于是张景惠派他的儿子张绍纪到各伪大臣家通知开会，都用苏军的汽车接到他的家。当汽车开到吕荣寰家后，张绍纪把他领出，他穿着官纱大衫，一手拿小扇，一手拿《妙法莲花经》，大摇大摆地迈着方步走出来，上了汽车，一同到张景惠家。把一些伪大臣接来后，苏联最高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对大家说，你们的皇帝很想念你们，希望和你们见面，现在就要把你们送去和他见面。不过，那地方气候较凉，你们穿的较少，现在每个人开上自己的住址，我差人去取衣物。吕荣寰听后，向前走两步，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是待命大使，不是现任大臣，我不希望去。马利诺夫斯基说，你还是去的好。以后他继续晓晓，但人家也没理睬，由苏联军官领回接待室。待大家的衣服都取来后，由苏军军官引导到飞机

场，上了飞机。飞到王爷庙，住了一宿，又飞到一处蒙古机场，然后又乘飞机到了赤塔，再换乘汽车，到了莫洛阔夫疗养院。在此住了一段时间，又乘火车到了伯力的收容所。这里气候和风景却很好。在这里，苏联内务局常找俘虏谈话，找张景惠问大东亚开会的情况和他的讲话，并追问吕荣寰关于1929年中俄战事，还详细询问他任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时，逮捕苏联在中东铁路的职员和驱逐中东铁路正局长叶穆沙诺夫出境等事。使他难以应对，无法辩解，又无法推脱，每次回来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常找我为之划策。后来他就病了，送到苏联医院，医治无效而亡，死时才56岁。

伪满汉奸韩云阶

关志祥 尹承俊

“九·一八”后韩云阶曾伙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劝降马占山，伪满建国后，历任伪黑龙江省实业厅长、省长、伪国务院经济部大臣、电业株式会社总裁等职，还极力梦想成为第三任“总理大臣”，是东北沦陷时期，深得日本侵略者信任和赏识的一个“显赫”人物。

经济上的暴发户

韩云阶原名乐升，号毅庵，1892年生于辽宁金州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丧父，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13年毕业于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因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所以由南金书院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名古屋中等工业学